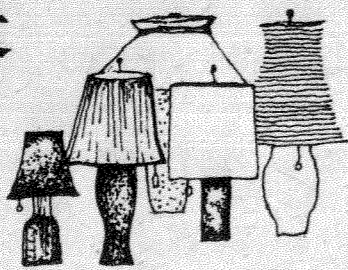


## 回答



· 小琪 ·

雲層頗慵慵的棲息在穹蒼裏，逼得我快要窒息了，胸口就像有一個怪誕的異形快要爆炸似的，莽莽爲什麼？爲什麼你每次回答我的話總是這般的無奈，總是這般的不帶勁，你知道嗎？簡直就似這種陰霾低氣壓的空氣，壓得我喘不過氣來。難道你就是這付調調？

人家說你是劃分時間與空間的傳奇人物——因爲你難以捉摸；但我却偏愛說你是第八藝術，那種無法用言語文字描述的完美的存在性所涵蘊在內的。

我知道，你不會「看顧」我，但是只要讓我感受到我在愛，那就是一種解脫，一種宗教上的信仰了，汨汨的泉源自我的心房流出那是一種皈依的生命力，擁有無極的生命力讓我感覺到不朽的回歸到真正的自我，就是愛你——萍。

哥說「人類最懦弱的一面，在於不願面對自己的荒謬行爲。而此種停滯在不成體的進度中會導致一大悲劇，將來你總會發現一切都是空虛和不智的混亂。」我笑了笑，說「愛的最偉大處，在將一切不可能，還原到一完整無缺的純樸世界，而這是經過眼淚洗盡後的淨潔無瑕所填塞的。」

如今，萍！我真的快要歸於真空了，因你竟連一絲微笑都不給我，難道我不得不跟我說一聲「徒勞」嗎？還是要我說「痛苦總在了解純樸世界的意義之後」呢？萍萍回答我！

## 爲什麼 總在這寒風的季節



· 寒寒 ·

爲什麼說在這寒風的季節，灑下點點愁思  
爲什麼說在這起風的日子，留下串串回憶  
回憶就像舞於寒風中古老的銅鈴，泛出清脆的迴響，窗前，爬滿銅線的風鈴狂舞著，它張牙舞爪的囂叫，著實叫人難以忍受，就這樣「叭」一聲，一切歸於寧靜，寒風灌得滿室森涼，也撩起那肩飄飄長髮，記不得剪過幾次了，此刻是不是又到了該剪的時候；是煩惱絲上繫滿了她載負不了的愁，還是悲秋濃得化不開，任寒風怎地吹，總在她身上打轉，又是一季的秋，抖落一地的愁，依舊愁緒滿懷。

凝視桌上，那長滿雀斑，褪了色的娃娃，抬起一隻腳微張著口，似要說她腳底上有著一顆心。記得當初曾和他爭過，爲什麼不買一對，留下她孤伶伶的一個。難道你不知，爲什麼美術館裏維納斯的肖像只有一隻手嗎？缺陷的本身就是一種美，這是他的回答，那是在一個夏末的季節，一起徜徉過多少個起風的日子，又踏偏幾多落葉、叢林，可曾計數過，喝下幾加侖的檸檬汁，在那稍帶涼意的季節裏，啜飲著酸多甜帶點苦澀的東西，我們都明白那是什麼滋味。總習慣用手擦擦鼻尖，怎奇怪手中帶有淡淡的煙味，當想起時，總會不自覺的牽動一下嘴角，是否你也曾聞到過，不是屬於你自己的味道呢？總想問，見面時却又忘了。如今……

甩甩長髮，剪掉它吧！如今有誰會再留戀它呢？走出戶外，明天將會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

## 早春偶拾

· 筱曉 ·

從母親逐漸開朗的臉龐，我知道嚴冬即將過去，早熟的杜鵑花更按捺不住一份喜悅，偷偷的告訴我春天的脚步近了。遠歸的南風自水袖間傳來春的訊息，抖落了陰霾的過去。於是，我打開書房的窗戶，讓新春的朝氣漾滿一室，讓悲哀在陽春下融化。

惶恐外又能做些什麼呢？徹夜的守護，祈禱仍無法贖回自己的惡障，就在那個萬戶迎春的日子，救護車嗚咽的送回戰敗的父親，大門上「忘中」兩個赫赫黑子，怵目驚心的躍動在一聲聲的惋嘆裏，於是，我被春天遺忘了。

母親一手抹著淚眼，一手獨撐起失去支柱



去年，當寒冬褪逝時，殘酷地將親愛的父親接引至邈不可知的西方淨土，使整個春天在冥幣飛揚裏，抹不去加護病房陰森肅穆的寒氣。一閉眼，盡是父親做最後掙扎的苦楚，彷彿有千萬條吸血蟲在啃噬他的腦腔，吸吮力壯的生命，而平日好強的父親怎甘心讓這些不速之客攫去萬丈雄心和如日中天的事業，身爲子女的我眼睜睜望著父親緊咬著牙齦，瞪著圓滾滾的雙眼，猶如力不可擋的猛獸正在做生死的困鬥，而當最親愛的人最無助時，我除了自責與

的家，日子總是要過下去，所以不同的是和煦的陽光已不再眷顧我們，隨著夏日的雷響，轟隆的震撼著飄零的家。

一弱女子又缺乏經驗，在競爭險惡的商場上，終於觸了礁。惡性倒閉之風殃及我們小小的店面，母親削瘦的面頰深鎖著殘酷生活的刻烙，滿頭的黑髮被憂愁染白了，而她總不忘給我們愛，給我們一個舒適的家，雖然這個家已受了創傷。苦難是人成長的增上緣，剎那間「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溫室生活已隨著落紅